一位少年•年少杂记•银杏树

最近梦到一位十几年不见的老同学，心中十分诧异。  
据说梦到远离自己生活很久的人和事，是潜意识在提醒你那是当下生活系统里久远而无用的信息，询问大脑是否需要删去。我不以为然，却挖掘了一些记忆，决定留下这个鲜活的光影。

他是我的小学同学，初中同校却不在一个班。年少时他在我印象里非常调皮，偶尔也搞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，人却是很好。他说话声音略大，经常在教室里或者走廊上，就能听见他在外面跟人吵闹打笑，却也并不令人厌烦。一般这样淘气且成绩不太好的学生，是老师最头疼的。而对于当时假装一本正经当班委的我，这样的类型也是我假装一本正经地帮老师“管理班级”时最头疼的。

但我唯独对他讨厌不起来。在我印象里老师们似乎也很信任他。但凡班里有人出了小事故，老师第一个找的帮手也多半是他。可能在她们眼中，他是个有担当的小男生。调皮跳窜与任劳任怨似乎是两个相悖的特质，但在他身上实现了和谐的统一。在我的认知里，他虽然调皮吵闹，但为人义气；喜欢玩笑戏虐，但能感受到他心地很好，很善良，且有着尊重女生的意识，很少像其他男生一样欺负女同学。他在情感表达上却害羞内敛。我猜想这大概源自于父辈对他的教育交流方式，严苛的关爱与男子汉的价值观。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是少有的鲜活形象。

小学时他当过我一段时间同桌，老师似乎是要我管束他帮助他学习。我却觉得没有特别需要管束的地方，倒是经常借他无伤大雅的调皮行为欺负他，喜欢在他装怪时出其不意地揪他胳膊，拍他背，然后看着他佯装痛苦的样子一阵发笑。也喜欢在他写字时突然戳他手肘，蓝黑色钢笔墨水划过书本，他猛地一拍桌子，然后愤怒地摇着涂改液，却只是偶尔在我用铅笔写字时象征性地回击一番。他表面上是不好欺负的样子，但好像对我欺负他的种种行为从来没有真正生气过。我对他适当的回击也从不恼怒。这是一种好玩的默契。在学习上我似乎帮助过他，也似乎没有。

12岁那年我们快毕业时，我和他一度关系很好，常常和一群人一起疯玩。这个男生据说在小学毕业到初一这段时间喜欢我， 12-13岁单纯的喜欢，不需要什么理由。在我仅存的记忆中，初一时他们班的一位女同学 （也是我们一位共同好友），在课间把我叫出教室门外递话。找人递话这种事，在当时的年纪似乎是很流行，省去了不必要的尴尬，除非发起人心态无敌脸皮深厚一定要亲自上阵，结果往往也是十分惨烈或者十分愉快。不过那时他可能知道，我的“好朋友” 在另一个学校。于是也没有闹出很大动静。我们碰见的时候，也没有过多的交流，他只是眼神垂下点点头示意，想笑一笑，却有点尴尬地只露出了浅浅的酒窝。到底是昔日好同学。看着他在我面前的行为举止，从以前的活泼外放变得收敛拘束，似乎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观察。但在日常他依然是那个戏虐的形象，没有改变。几次之后，我回复他如果期中他能考进全班前十，就考虑考虑。 我至今不理解当时的行为，只隐约回忆起当时的心理是对他并无讨厌之情，希望可以借此让他努力学习一下提升成绩。他似乎认真过一段时间，不过结果当然是无果。我对这类事一向佛系，自然没有再跟进。但我回复的这件事却传到另一个学校我的“好朋友”那里，某个周末夜晚，我和那位“好朋友”聊天时，他却就此有点质问我的意思。我只好向他解释。当然可能因为这件事，我们之间产生了嫌隙，联系也越来越少。

情窦初开的小孩子之间的互动，十分好笑，也很幼稚，却有点动人。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喜欢的我。我对他谈不上喜欢，但也绝不讨厌，甚至有一丝我没意识到的好感。不喜欢的原因，当然是那时的“好学生”心理作祟，潜意识里觉得需要喜欢一个成绩好的“好学生”。

从10来岁到15岁初中毕业这七八年我对他有印象的时期里，他一直是活泼外放向又参杂内敛的形象。他的眉毛很浓，睫毛很长，眼睛却很淡，但眼神又有余音。他的形象就正如他眉眼间的气质。在他周围，你感受到恰到好处的吵闹，一种把你拉回人间烟火的吵闹，却绝不聒噪。即使与“小混混”学生经常打架，却因为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善良与正直，不会对他产生不安的感觉。这种不安的感觉，我在年少时与大部分男生的交集中，都或多或少地感受过，更确切的说，是出于本能对异性的不信任感。与大多数男同学的寸头发型不一样，他留着短碎发，大概是因为发质略硬，发色也偏黑。身型偏高抽条，腿长，有些瘦但是喜欢运动的体型，常年爱穿帆布球鞋，似乎红色和白色居多。一到青春期，男生总是长高很快。同桌时他还和我差不多高，后来他站在我面前，却已高出我一大截需要我抬头。初中毕业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，所以他在我记忆中一直是这样的形象。

一个男生，在年少时能带给身边的人安全的感觉，是不多见的。这是一种复合的气质。和今天的“安全感”不是一个意思。

初中的运动会，一直是我少年记忆中的噩梦。我记得每次运动会，我大概总能发生些意外。我们学校开运动会，喜欢在操场与赛道之间围圈绳子，为了避免操场里的同学影响赛道里的同学。而那绳子的高度恰好在膝盖之下。初一运动会，正值男子3000比赛，我在越过绳子时被绊倒在赛道上，前身俯地摔下，就像整个人平直拍在了水面上，五脏六腑瞬间失去知觉，肺部像灌入了铅一样沉，甚至连呼吸都感受不到。一旁的同学想扶我起来不影响比赛，我却无法起身，像木偶一样直直地坐在赛道中间，完全不能动弹。恐惧像潮水一样迅速涌上，那感觉我记忆犹新。慌乱中我被扶到一边的地上坐了好几分钟，才慢慢恢复知觉，感觉到在呼吸，能够开始动弹。我把手翻过来，看了看被磨破出血的手掌。

随后身旁的同学扶着我准备爬上主席台后的“天梯”去校医务室。每一步我都能感受到内脏的共振。混沌中我隐约记得迈了几步台阶，有一个穿着红白校服的背影，慢慢地背起我，爬上了长长的阶梯。我就像鱼缸里的鱼，厚重的水流把我的感官和周围的声音隔离开来，混沌的记忆中只留下了色彩，却没有外界的只言片语。这个穿着校服的背影背着我慢慢地走完了阶梯，又穿过通往医务室黑黑的走廊，光线在我的眼中明亮后又黯淡，呼吸中都是沙土的味道。那段时间似乎很长，又似乎很短。他把我在医务室的长凳上放下，转身和医生似乎交谈了几句。未等我回过神来，就已离开。也许是回去参加比赛，也许不是。那个男生似乎是他，也似乎不是。过了一会我从混沌中恢复清醒后，意识像是终于浮出了水面。水泥地上传来一阵沉沉的跑步声，是当时我喜欢的一位“好朋友”急匆匆跑进医务室来看我，叫了我一声。她心脏不太好，还踹着气，白净的脸微微泛红，额头前的短碎发亮晶晶地粘着汗被抹开。她坐下来轻轻握着我被磨破的手，装作有点心疼地搂着我陪我上了碘酒。蘸湿碘酒的棉签扫过我的伤口时，我能感受到她脸颊的热气，脖颈间的皂香味，和耳边还未平息的呼吸声。我将头抬起望向窗外，窗外的风轻轻地吹进屋里。

人在受伤病的时刻总是希望见到喜欢的人，于是那次我只记住了她，却没有想起背我的人是不是他。

第二天运动会，我恢复原状后，开始照常观赛。记得有一场男子800或400，他也参加了。这样的比赛，从来都是班级的高光时刻。他们班与我关系不错的共同好友们，有男有女，过来劝说我希望我为他加油，也看在昔日老同学的情谊上。这样背叛班级的行为，我当然公开做不出来。只是在起点人不多时过去他身边，看见他神情是少有的严肃。等到他目光和我相对，我悄悄说了声加油，并及看他的反应。由于腿形和弹跳力的原因，他跑步确实很不错。刚开始不久，我在赛道边安静地看着他跑得很投入，却注意到我们班的好同学在慢慢落后。于是我和其他同学心急如焚地切换到离终点50米的赛道边给我们班的好同学一顿加油狂吼，最后这位好同学竟然赢得了第一。我们在终点欢呼庆祝，觉得这意外之喜来之不易，心中感激。我却突然注意到不远处他有点沮丧地取下黑t恤上的白号码布，用手擦了擦挡在额头前被汗沾湿的头发，转过头朝我们这边看来。我并没有看出他的表情，却立马收起了举在耳边欢庆的手，也收起了开心的笑容。他却将视线却转向了别处。

记得有一次我去他们班窗前找同学借音乐书，教室里的背景音依旧参杂着他的吵闹声。窗口与我交谈的那个仁兄，我恰好认识。这位仁兄我没有过多交集，曾有一段时间托我们班一个他的好哥们告知喜欢我，大庭广众之下我也没有回应。这位仁兄转过头去教室找书，不一会讪笑地递了本书给我，我没有多想，道谢后便离开了。我回到教室，坐下来。那是快到春夏交替的季节，树上的蝉已开始躲在叶子间浅浅地鸣叫。音乐课，也是只有初一才有的，是学生一周一次的休闲。头顶吊扇阵阵吹，浅浅蝉鸣催人睡。我拖着头漫不经心地翻开书。书的扉页，却写着他的名字。依然是他龙飞凤舞的草书签名，但我是认得的。

当然这些事，他或她应该都已忘掉。时隔久远，我和他们十几年未有联系。他们的气质或许与我印象中早已大相径庭，或许也无太多变化。这种变化说不清或好或坏，就如人的生活，不能一面而评之。有一句流行的话说得有几分道理：回忆里的人是不能去见的。

学校的后门有一颗百年的老银杏，或许是两颗，或许是三颗。我很喜欢在去教室的路上刻意经此绕行。银杏树下，夏季是遮天浓荫，秋季是满地黄叶。有时小雨过后，银杏路边出现了未及修补的洼地。金扇叶子落在小水凼里，低头看见水中均净的蓝天。

我路过时有意无意地绕开了这些小水凼，但它们却明明净净地留在了记忆中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最是有着少年的气息。